

耳听八方

# 在一千个小丑中，确认了眼神

李皖

某年，许多年以前，从一盒华纳唱片的杂锦磁带上，听到朱迪·科林斯的《小丑上场》(Judy Collins: Send in the Clowns)。

开口带还没有来，对欧美音乐的成批引进，还在许多年后。那时候听到一首西方流行歌曲，仿佛天外之音，这首尤其像天外之音。

我是一瞬间感到，这是我还从没听到过的一种歌，是我从未在歌曲中凭临过的情感。一支黑管往低处吹，往一个人生命的前尘吹。钢琴。淡淡的弦乐。一个女人沉溺；一个女人在思忆中；一个女人，被她生命中的岁月簇拥，漂浮、摇荡、浸泡。灯火渐次熄灭，只剩下了一盏灯，她头顶的灯，不知在哪里了。无边的幽暗，幽暗里只有映亮她半边脸庞的一抹微光。这是一种伤感，无比优雅而美丽的伤感。伤感使人伤，但这种伤分明又有着享受，有着最终抚慰了自己的清冷，就像那无边幽暗里淡淡的微光。我没有在歌曲中经历过，这是一种非常别致的伤感。

磁带没有附歌词，一切全靠声音中的想象，还有那模模糊糊一句一句的问：“小丑在哪儿？小丑在哪儿？小丑在哪儿？”小丑在这里，小丑在追光里。戏已经散场，偌大的剧场，在整个剧场都是他的了，整个空虚都是他的了，空虚将他拥抱，这满满又空空的拥抱。

中国有一些非常传神又非常难解释的词。比如这两个——落寞，惆怅——我觉得这首歌，就像是这两个词的解释，落寞和惆怅就是这样。

三十年后，最近，忽然想到，忽然有感。我把这首歌的歌词从网上找来，把歌词翻译过来。

## Send in the Clowns

Isn't it rich? Are we a pair?  
Me here at last on the ground,  
you in mid air  
Where are the clowns?

Isn't it bliss? Don't you approve?  
One who keeps tearing around,  
one who can't move  
Where are the clowns? There ought to be clowns

Just when I'd stopped opening doors  
Finally knowing the one that I wanted was yours  
Making my entrance again with my usual flair  
Sure of my lines, no one is there

Don't you love farce? My fault I fear  
I thought that you'd want what I want, sorry, my dear  
But where are the clowns? Send in the clowns  
Don't bother, they're here

Isn't it rich? Isn't it queer  
Losing my timing this late in my career?  
But where are the clowns? There ought to be clowns  
Well, maybe next year

## 小丑上场

这岂不荒唐？我们真是一对儿？  
现在我终于到了地面，而你悬在半空  
小丑在哪儿？

这惊不惊喜？你难道不同意？  
我们俩一个四处乱撞，一个一动不能动

小丑在哪儿？这里应该有小丑

当我不再一扇扇打开心门  
终于明白我想打开的是你的门  
以我一贯的风度再度进入  
很笃定我该说什么，可门里面没有人

你不是爱闹剧吗？只怕是我的错  
我以为你会想我所想，啊抱歉，亲爱的

可是小丑在哪儿？叫小丑上场别费心了，他们已经在这里

这岂不荒唐？这不是古怪吗  
我演了一辈子，却在这时候乱了套？  
可是小丑在哪儿？这里应该有小丑  
唉，也许还是等来酒吧  
(据朱迪·科林斯演唱版本试译)

有点意外。却也并不意外。

《小丑上场》是一部百老汇歌舞剧中的一段。这剧名叫《小夜曲》(A Little Night Music)，由瑞典大导演英格玛·伯格曼电影《夏夜的微笑》(Smiles of a Summer Night)改编而来，剧情基本援引了电影，只将剧中人物改了名。一部爱情轻喜剧，极尽喧闹、搞笑、恶作之能事，与伯格曼日后的深沉苦涩，迥然有异。

《小丑上场》出现在第二幕。拒绝了男主人公的女主，多年之后深情作爱情表白，没想到被男主人公拒绝，于是唱出了这段。

与我在歌声中听到的印象不同，唱歌的这个角色，是一个迷人、欢快、浪漫而不乏浮夸、造作的女人。一个当红女演员，半生都在名利场中挥霍青春、渴求浪漫，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情郎成群生出了各般风流韵事。这一唱段出现时，她发现一生都是错的，她的心中怀着失望、讥刺、不甘、恼怒与怨忿。同时，又不乏后悔——此时她发现，她一生所爱，一生所深爱，其实是眼前这个当年深爱着她却被她无情拒绝的男人。

有点意外，却也并不意外。我没看过这出戏，没听到这剧中第二幕，却听到了这首歌的第二幕。

朱迪·科林斯是加拿大民谣歌手，没有出演过这出剧。此时，她拿来这首歌演唱，作为她第十二张专辑里的一首歌。已经是1975年，该剧首演后的第三年。我想，正是由于这个背景，这个变化，科林斯的演唱，最终改变了这首歌。

据斯蒂芬·桑德海姆(Stephen Sondheim)——这首歌的作者自己讲，写这首歌时，他考虑到了主演的女声音条件。首演的主演是格莉妮斯·琼斯(Glynis Johns)，一个迷人的可爱女子，有着可爱的水晶般的银亮嗓音，但是演唱能力并不强。所以桑德海姆在词曲中用了诸多短句，一句句发问，一声声自问又带着揶揄。这整出剧，贯穿了华尔兹圆舞曲的慢三拍，以营造上世纪初的怀旧感，制造整部轻喜剧所需要的讨好观众的欢愉。但是到这首歌不一样了，它采用12/8和9/8的复合节奏型，在两种节奏型中转换。这减轻了重音，减弱了圆舞曲的节奏，又带着圆舞曲的摇曳、摆荡的暗影，由此建立了叙事、对话和怀想。

桑德海姆真是词曲俱佳的才子，现在还健在，88岁高龄了，住在纽约。他是历史上得托尼奖最多的人(八次)，还

一支带着深刻爵士乐印记的歌曲，但是，我竟然没感觉，没感觉它是首爵士歌曲。节奏被延宕、延绵，越过了小节线；旋律在蓝音、在半音阶、在小跨度的音程中，小步地、缓缓地行进……我没有感觉到，这是首爵士歌曲。

演唱者众多，数以百计的歌手录制了足有差不多一千个版本。后来，当我听到更多，听到了弗兰克·西纳特拉(Frank Sinatra)、伊莲·佩姬(Elaine Paige)、芭芭拉·史翠珊(Barbra Streisand)、萨拉·沃恩(Sarah Vaughan)、平·克罗斯比(Bing Crosby)、切特·贝克(Chet Baker)、约翰尼·马蒂斯(Johnny Mathis)甚至苏珊大妈(Susan Boyle)的演唱后，我更加确定地认识到，正是朱迪·科林斯的演绎处理，制造了我热爱的《小丑上场》的意境，那一支人生的散场曲。

科林斯淡化了歌曲中的戏剧性，强化了抒情；淡化了讥刺和恼怒，强化了难过、自责和追悔。对白变成了自白，对话变成了自怨自艾、自哀自叹、变成了那要命的怀想、遗憾和伤感，变成了歌唱。她唱得轻盈，三拍子的重音被她更快地掠去，如流水潺潺。她唱得精妙，旋律的细节感和甜美被更充分地展现了。她唱得缓慢而悠扬，拖音被拉长，拉出人生的长度。她的如白丝缎的声音，在小跨度音程的小步地、缓步地、幽幽地向高处的潜行中，闪出了暗光，那种如人生回忆、如怀想、如人生无常、如难以绝念的念头的颜色。

科林斯全部用小嗓，小巧腾挪，小巧玲珑。声音闪亮时，也是小嗓的闪亮。这真是位无比轻盈的歌手！与她比起来，西纳特拉和史翠珊们都太强了，演唱太有力量。本来，这是示弱的歌曲，像繁华终于落尽，露出了虚弱、逞强的假面一夜溃散，所以不需要声音里的力量。至于剧情中的需要，那戏剧里什么样，真是另一码事。

被科林斯，也包括西纳特拉作为单独歌曲演唱，是《小丑上场》大范围流行的开始。此后，桑德海姆收到许多读者的来信，大部分来信都追问这首歌，这歌曲中的小丑，究竟是什么意思？桑德海姆给出了两种解释，明确这小丑不是马戏团小丑。戏剧创作中有一个梗，当剧情进展不顺时，那么，“让小丑上场”。换句话说，这时候可以闹一闹，开开玩笑，这是戏剧创作中屡试不爽的一个小技巧。第二种解释，桑德海姆后来说得明白：小丑就是傻瓜，“我们都是傻瓜”，我们都太傻了，竟让事情落到了如此田地。

桑德海姆真是词曲俱佳的才子，现在还健在，88岁高龄了，住在纽约。他是历史上得托尼奖最多的人(八次)，还

得过八座格莱美。《小丑上场》只是他好戏连台的众多音乐剧中的一个碎片，但现在，这成了他最出名的一个片段。

这首歌真是词曲俱佳，非常贴——词与曲，剧情与唱情，意境与那女人。本来，它在戏剧中也是非常贴的。但是待那时间过去，过得足够长远，那变得好像并不格外重要了。格外重要的是它的词与曲真贴，像是并蒂双生的一般；格外重要的还有，它是非常诗意的，浑然天成的诗意，动用了个鲜明的戏剧形象来达成，诗意得以跳出剧情，跃入这广袤寂寥的人间。

也许是先人为主吧，我不喜欢男歌手的演唱。它最初在创作中设想的音色，它的旋律进程的小跨度，都坚定地还藏在歌曲中，让我联想到女人的那种特质。而朱迪·科林斯的演唱，更提示了从曲谱不能明显显示的特质——它的音准，它的节奏，其实非常难于掌握的。男歌手唱得准不准？唱得节拍不对吗？非常准，非常对，但是太硬了，没有舒展开，没有那节奏、旋律中的微妙。字里行间，小心翼翼地娇弱。要唱得柔软、灵巧而曼妙，那真是需要性别、性格和人性深处的天赋。

《小丑上场》是哀伤，特别是——女人的哀伤，女人的美丽哀伤。它把女人在遇到真爱时的彷徨，摹画得纤毫毕现。无所适从，无可奈何，又心怀一丝幻想。心里明白，又无从应对，无法自处。就这么淡淡又深切。但还是摆一摆手，任这一页掀过去。

像我当年第一次听所直觉得，这首《小丑上场》有一种终曲的味道。一支带着些许感伤的晚安曲，从小巧的曲调中舒展开来，没有任何类型特征，不同于多咏叹调的诸多世界名曲。话说，《小夜曲》《夏夜的微笑》的剧情和人设，充满了争吵和混乱。谎言、不忠、勾引、欺骗、偷情、外遇、出轨、嫉妒、背叛、合谋、乱辈儿……看这剧情的前半部，直教人三观尽毁，爱情和忠贞尽塌。但是故事，故事总是团圆，故事是这样结尾的：

真相终于大白，少女弗雷德里卡，原来是男女主当年青春浪漫所诞之私生女，而男女主终于意识到了彼此真爱，而结下百年之约。故事另一端，另外三对男女，也各结良缘各成好事。外婆问弗雷德里卡，对这一晚上逃离、骚动、喧哗、动荡有何感想？弗雷德里卡平静地答道：爱情充满坎坷和误会，导致诸多诡异结果，但是这些都无可避免。关键是，最终人们能意识到，爱情才是那唯一的真实。外婆微笑颌首睡去，平静地死去。

2018年11月13日



那一道光(板上蛋彩画与金箔)多瑞安·科尔[英国]选自2018上海世博会

## 近读录

# 鼓掌与否，这是个问题

朱朱

笔会  
官方微信二维码

看到11月25日“笔会”刊发王锡荣先生回忆文章《赵家璧先生的心愿》，才知道今年为赵老110岁生日，赵老去世已经二十一年。

赵老在我记忆中，永远是隔壁胖胖的“赵家伯伯”。我们两家比邻而居十多年，直到1959年我家搬走。深阳路是上海为数不多保留原状的马路，我们那条为1335弄，一共四个门牌号，我家住5号底层东半边，赵家4号。门前种了五株白杨树，常听风吹叶片哗哗作响，只是夏天要当心上面的“洋辣子”刺痛。

赵家有四个孩子，一女三男；我家是三个孩子，一女两男，年纪相仿的孩子，从小就玩在一起。那时候邻居间不像现在互不往来，尤其孩子更是成天穿来穿去，有时甚至翻过顶楼阳台或者屋顶去隔壁家玩。赵家地大，我们这些孩子就把底下的房间当成我们游戏场地。

其实那儿是“赵家伯伯”的书房，四壁全是书架，我们最感兴趣的只是他孩子放在最下面的连环画、小人书。有时晚上去赵家，或天热开着大门，会见到“赵家伯伯”一个人在躺椅上看着书报。他对常来打扰的邻居孩子很和善，还曾带我去永安电影院看苏联建军节的电影。那是我第一次看电影，飞机军舰大炮什么的，印象很深刻。

我姐姐曹蕾说：那时，赵家也是她最爱去的地方。我姐姐说：“一是因为他家里书多，有的书架随便我翻，我眼中的书就借给我，我觉得，去他家就像去到一个图书馆；二是他家还有不少唱片，记得那时我看了迪士尼的卡通片《白雪公主》，发现赵伯伯那里有影片中所有插曲的唱片，借回家听了一遍又一遍。他发现我喜欢文艺，还带我去他的一位朋友家看家庭小屏幕的电影，在那里，我头一回看到了卓别林的喜剧片，至今还记得片中情节和画面……这些，潜移默化，都在我的成长中留下了印记。”

我们搬家后就没有什么来往，只听说“文革”中他家也搬去后面山阴路的大陆新村。那时我们两家都风雨飘摇，完全不知道他和家人遭遇了什么。

几年前我们去鲁迅纪念馆的“朝华文库”整理我家捐赠的父亲曹聚仁资料，见到了“赵家璧专库”，心想曹家同赵家又成了隔壁邻居——因为曹迅。

写这段文字除了想起童年时代的“赵家伯伯”，还想补充一个细节，就是他搬到大陆新村之前，在虹口区深阳路1335弄(雅号“闲云草堂”)4号住了近二十年。

回音壁

# 隔壁邻居 赵家伯伯

曹景行

## 几点补充

赵修义

读了《赵家璧先生的心愿》一文，深感锡荣先生确实是家父的挚友，洞悉他最后几年最大的心愿。尤为令人感动的是，锡荣先生还尽心尽力，让已故的家父得以如愿。

家父这个心愿，大约是在1990年代之初向我坦露的。一天，他指着专门放置他自己所编之书的大书橱，对我说，这些书好不容易收得比较齐全了，要找个好地方捐出去。你们这一代还懂得这些书的价值，小辈未必会当回事。你去想想办法。记住，不可以收一分钱。他首选的是北京图书馆。

为什么？因为老交情、有信任。1980年代我曾陪伴家父去北图查资料。当时复印手续非常繁琐，而且价格昂贵。我正在排队办理手续的时候，碰巧有一位老太太进来，见了家父互致问候，老太太转身对年轻的工作人员说，赵先生是我们馆的老朋友，凡是你们看中的都可以出让，包括许多珍贵的藏书(比如1950年代让大哥在大连寻访到的整套的《哈佛丛书》)。如果按图书分类法收藏，他的功夫就白费了。另一个原因是家父只身匆匆化名逃离上海时，秘密藏在苏州乡下。解放不久，他就带着妈妈和我们姐弟俩到苏州取出，1950年送到北京图书馆。

1993年，他听说我要去北京开会，就嘱咐，一定要去北图。巧的是，时任北图参考部主任的是我的大学同学焦树安，馆长任先生又曾是我的老师。我非常顺利地见到了任公。尽管，家父与任公不曾有交往，但有神交。我一说来意，任公就频频点头，说我们这辈人都知道“良友”，非常欢迎捐赠。可一谈到集中存放，就无法如愿了。焦树安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在捐赠的时候，在馆刊上将书目全部登出，研究出版史的读者就可按这个线索查找。回来向家父禀告，他想了一会，没有点头。

此后，就想到了华东师范大学。这并不是因为我在师大工作，而是他的母校情结。五卅运动时，家父在圣约翰附中上学，为抗议美籍校长焚烧中国国旗，随一大批老师、同学离开圣约翰，成了新建的光华大学(暨附中)的第一

尾连贯欣赏。例如，贝尔格的小提琴协奏曲题献为“纪念一位天使”，或舒伯特忧伤的《未完成交响曲》，就不该用掌声打断它们。

但对于莫扎特光芒四射的《“朱庇特”交响曲》或柴科夫斯基炫技的小提琴协奏曲，如果第一乐章结束后有人鼓掌，其他听众也不必投以异样的目光。还有，在贝多芬《克罗采奏鸣曲》狂热的第一乐章之后，如果钢琴家和小提琴家的演奏真的非常棒，人们可以冷静地鼓掌。当然，像舒伯特《冬之旅》这样的声乐套曲，中间不鼓掌效果会更好。

总之，音乐会观众对音乐越了解，经历过的演出越多，他们的判断才越可靠，在完全不恰当的地方鼓掌的情况也就越少会发生。